

经典碑帖入门辅导丛书

中石题

张迁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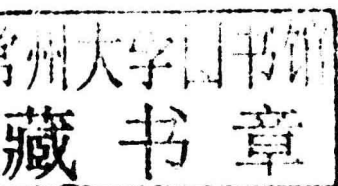
◎刘普选 编著

中国书店

经典碑帖入门辅导丛书

张迁碑

刘普选 编著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迁碑 / 刘普选编著. —北京:中国书店,
2011.3

(经典碑帖入门辅导丛书)

ISBN 978-7-80663-985-6

I. ①张… II. ①刘… III. ①隶书-书法 IV.
①J292.1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8643 号

经典碑帖入门辅导丛书

张 迁 碑

编 著 刘普选

封面题字 欧阳中石

责任编辑 杭 玫

特约编辑 陈连琦

策 划 北京艺美联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 北京汇智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16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5

书 号 978-7-80663-985-6

定 价 20.00 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可由本社邮购。

前 言

学习书法艺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主要通过临摹古代名家碑帖，不断提高对毛笔的控制能力、结构体势的理解能力和通篇章法的处理能力这一途径来实现。这与学习绘画艺术要到大自然中去写生，通过师法造化涵养艺术的生命力颇有不同。临摹不仅是锤炼书法基本功的不二法门，也是不断提高书法水平的必由之路，终其一生都不应间断，这已为历代的成功书家所证明。

说到临摹，“摹”有描红、双钩、单钩、仿影，“临”包括对临、背临、意临，不管是“临”是“摹”，归根到底有一个“像”与“不像”的问题。从某个单独笔画而言，你有什么样的用笔动作，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笔画形态，二者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如果你写的笔画形态能与原帖契合，就证明你的用笔动作是正确的，当然，这个笔画不是修描出来的。如果笔画形态能够写好，字形结构也能够做到准确，再注意到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章法的构成，那么，这种临摹就算达到学习的目的了。这种临摹的过程，不仅是习书者手、眼（也即对毛笔的控制能力、字形体势的观察能力）基本功的训练过程，也是对所习字帖的理解过程。历史上的名家碑帖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书法风格，他们都是经过历史大浪淘沙后人们公认的精品，代表着书法的高峰。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笔法、结字体势的习惯，但既然是我们学习古人，就要在学习中敢于或勇于舍弃自己不好的书写习惯，将碑帖上的优秀书写习惯学到手。在临摹过程中能仔细体会范本用笔的起始转承之理，以及字形结构的参差、险峻、欹侧、平正。能用笔模仿得像，就证明你所理解的用笔动作符合原作的精神，反之就与原作有差距。

但是如何求“像”？而且不仅是“形似”，更在此基础上具“神似”之理，这就需要对范本进行深一步的理解和挖掘，本丛书就是为有如此诉求的

习书朋友编写的。我们设想，这些朋友习字已有一段时间，具备一定的功力，对基本的执笔、用腕以及提按转收已有些认识，对所习碑帖也有一定的了解，但习书经年，却“入帖”不深。究其原委，实因“读帖”不够，也就是对所习碑帖分析不够。如果仍是一味地书写，甚至是盲目乃至错误地书写下去而不得法，有时越是用功，书写的毛病越是顽固，以后回头迈向正路的难度就越大。

对碑帖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需要科学、理性的方法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以及较深厚的书法理论修养。为此，我们特别约请了一些受过高等院校书法专业严格专业训练的高校教师以及学有专长、从事与书法相关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本套丛书。

本套丛书共十二本，包括楷书（唐楷、魏碑）、行书、草书、隶书、篆书五种字体，每种精选两部字帖，皆属书法史上耳熟能详的经典碑帖。何谓“经典”？经典就是典范，具有权威性。此丛书内容基本体现了书法艺术在各种字体中的共性特征，以此入手，不会“出偏”，也不致走上歧途，是最“安全”也最稳妥的习书途径。本套丛书的编写基本采取相同的体例。

首先，概述，对所选碑帖的作者、时代、出土、内容、版本、流传、书法风格进行介绍，阐述该碑帖在书史中的地位，搜集历代对该碑帖之评价，明确该碑帖对临池学书之意义等，以期学者对所学碑帖有一个整体、宏观、清晰的认识，明晰学书目的。

其次，从笔法、结构、章法三方面对该碑帖进行分析，这是全书的主体。具体的方法是以图版为主，将碑帖条分缕析，分门别类，采取示意图和文字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所析力求言简意赅，明白易晓。因碑帖字体、风格的不同，作者在编著过程中，也会根据具体情况稍作变化，如篆书部分增加了笔序的图例，有的碑帖为说明章法，还例举其他碑帖的图版，或以集联、集诗文的形式增加对原碑帖章法的认识，等等。

书的最后附上该碑帖的释文，精选该碑帖的部分图版。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所附字例皆以原帖裁剪，不用作者手书，以求保持原帖面貌。这样习书者一书在手，可以一边据之临摹，一边参考文字的解析，对于深入理解所习碑帖之精奥，庶几有些帮助。总之，希望我们的解析能对您的学习起到正确的辅导作用。

《张迁碑》概述

东汉中期是隶书发展史上的高峰。

这一时期出现的不同形制的隶书名作，或工稳平正，法备态足；或灵动多变，个性鲜明。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各臻其妙，异彩纷呈，无不彰显出无尽的艺术魅力。《张迁碑》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也称《张迁表》。东汉中期（186年）二月立。碑文隶书。碑高314厘米，宽106厘米。圆首方跌，中无碑穿。碑阳15行，行42字，共568字。碑阴三列。碑额篆书2行12字：“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张迁碑》于明初出土。关于该碑的出土地点，清阮元《山左金石志》记载：“东汉时东郡置谷城、东阿二县，北齐省谷城为东阿。宋时凡三迁，明时乃迁谷城镇，即今东阿县治，今东阿属泰安府，在唐宋元皆隶东平府。《旧志》云：‘此碑明时掘地得之，未详其处，意必汉时谷城旧境也。’”清代，《张迁碑》南向立于山东东平州学明伦堂前，现藏于山东泰安岱庙东庑。

《张迁碑》的明拓本为最早旧拓。近人方若在其《校碑随笔》中说：“明季出土本，第八行‘东里润色’四字完好无损，第九行‘颀颀’之‘颀’字左半未泐。”后人由此将“东里润色”四字的完好程度作为鉴别该碑拓本年代的标准。明拓本也因此被称为“东里润色”本。

初看此碑，字似不工，但错落有致。虽雄浑而不失端庄，虽拥塞却极有趣。其变化似无轨迹，但进退又颇具法度。细看此碑，自打纸行笔便顺势而为，意顺势显，一气呵成。其用笔方劲沉着，极少纵逸，即使稍纵笔势，亦聊作示意，仍以擒敛收笔，其点划坚实而浑厚，自然中透着倔强。结构虽也横向取势，字形亦较方整，但或大或小，或方或扁，或长或短，全然因势利导，因

字立形，其字形结构工稳奇崛，天趣横生。通观全碑，端庄而雄浑，贯通而多变。识者能从中感受到一种不可遏制的气势，一种自强不息的力量。再有，与同时代的碑刻隶书相比，《张迁碑》的点划、结构和章法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该碑的书写，起笔力促重按，点划状似夯打；行笔节奏分明，沉着痛快，即以力行笔，笔锋的提按顿挫伴随着明快的节奏，使点划即凝重而又不失灵动，既坚实而又尽展其势，既古拙而又不失峻逸；收笔则含蓄内敛，了无放纵。《张迁碑》的用笔成就了坚实而浑厚的点划，工稳而奇崛的结构，也成就了其贯通而多变的章法。

先哲时贤对《张迁碑》的论述颇多。

明王世贞评《张迁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可及也。”说该碑“不工”，自有其道理。一方面，《张迁碑》寓正于奇，拙中见巧，书造自然，在众多汉碑中的确不属于“工整”一类，学隶欲求得“平正”，从“工整”类汉碑中获得似乎更为便当。另一方面，正因为其“不工”，后来者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按照各自的思路遐想下去，这无疑给后学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而不至于“学我者死”。这一点，也正是“法贴”才具有的品格。

清杨守敬的论述则客观地指出了《张迁碑》所具有的历史高度。他在《评碑记》中指出：“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受禅表》、《孔羨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其实，我们从《张迁碑》之前的许多隶书作品中似乎能看到它的前身；在它之后的黄初三碑、《范式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等隶书名作中确也彰显着它的身影；直至清代、民国，一些有成就的善隶书家循此以进，或依为法式，或薰陶借鉴，遂使自己的书作汇入了隶书发展的主流。

在漫长的隶书发展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名家名作都能汇入到这个主流的。那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空前”而“绝后”的，大概都成了“湖泊”，这当然也是一道风景；那些会古而通今，源远流长的，最终汇成了“江河”，成为了主流，而其中的优秀者便是传统中的“经典”。《张迁碑》即属此类。

欧阳中石在《中国书法史鉴》中评《张迁碑》：“典雅古淡，神完气足，无骄矜之态，天然朴茂，奇趣跌宕。初学似一时难于入法，但是学到一定程度

之后，再受此碑洗礼，可在破法的过程中得到许多启发。如能在参差错落方面好好体味其中天趣，则对隶书的学习一定会有一个飞跃。”他在这里指出了学习《张迁碑》的重点应放在学隶“得法”后，在“破法”的过程中求得“升华”，以使对隶书的学习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进而实现从“我化为古”到“古化为我”的转化。《书谱》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能平正，务追险绝。”言外之意：不能平正，勿追险绝！学书求得平正，很重要。“不正”就是“歪”，就站不住，一个“正”字压倒一切。若不能平正而追求险绝，其结果就只好设想了。

学习《张迁碑》，一是要写像。这是一个“得法”的过程，写像了，就是学好了，必然“得法”；写不像，就是没学好。一点儿都不像，等于“白学”，也必然不“得法”。写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将法帖置之左右，眼会于心，手会于心，心摹手追，方能察之者精，拟之者似。二是要理解。这又是一个过程，这时，领会、借鉴并善于取舍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张迁碑》乃书造自然之妙品，在这一过程中，若能得其旨趣，则不必过分经营，计较毫厘。总之，要学得法度，学得精神。至若法无不合，技无不能，情无不谐之境界，那是我们更进一步的追求。

目 录

《张迁碑》概述·····	1
一、笔法·点划·····	1
二、偏旁部首·····	16
三、结 构 ·····	38
四、章法·····	49
五、《张迁碑》释文·····	51
六、《张迁碑》(部分原帖)·····	52

一、笔法·点划

笔法是指用毛笔书写出所要求的汉字的用笔方法。当然，由于各人的书写习惯不同，所书写的字体不同，其笔法也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同的法则。这些法则可以概括为：指腕之使转；笔锋之操纵以及用笔过程中的铺毫、拢毫，转笔、翻笔，引笔、送笔，回锋、放锋；笔、墨、纸之协调等几个方面。对笔法的要求应当是，既要俨然入理，不逾规矩，又要为我所用，如我所愿。

我们这里所要学习的是《张迁碑》，这就要求我们在掌握了隶书书写的一般法则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到该碑基本的笔法特点。该碑寓正于奇，势险节短，用笔当“奋笔轻举，离而不绝”。奋笔指用笔要短促有力，势如斩斫，轻举指行笔的转换处要轻，以使形势映带呼应。该碑古拙峻逸，字势雄强，用笔当沉着痛快，顺势而为。就笔法而言，“沉着”即迟涩，“痛快”即劲爽。行笔“沉着”则点划古拙，行笔“痛快”则点划峻逸。用笔要多在“迟涩”上下功夫。逆锋送笔，墨气下熬，点划自然“沉着”古拙；顺锋引笔，笔墨流畅，点划自然“痛快”峻逸。该碑方劲浑厚，极少纵逸，起笔或筑锋逆入，或侧锋直按，要大胆果敢；行笔或铺毫或翻毫，或引笔或送笔，要笔笔本分；收笔或逆锋送出，或顺锋拢毫，要含蓄沉雄。

筑，本意为捣杵之“杵”，指起笔当力促重按，以使点划坚实，状类“夯打”。筑锋下笔本为隶书基本笔法；侧锋直按为汉简习见，碑刻隶书多有保留，也是隶书常用笔法；藏锋圆起更是直接篆法，后世亦多沿用。

还应当指出，用笔是否“得法”，要看所写点划的形体质量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该碑的基本点划作些分析。

（一）横

横是隶书的基本笔划。隶书多横向取势，有横划的字，必依其中某一横划为主笔，充分加以发挥，书写时须着力为之。该碑的横划多方起方收，或筑锋下笔如“于”、“石”、“不”等字；或侧锋直按如“五”、“事”、“善”等字；带波磔的长横多方起圆收如“上”、“宣”、“有”等字。“行”、“西”、“之”等字横划的起笔似凌空取势，打纸急回，继而疾下，动则迅疾，静则沉雄，乍轻乍重，或卷或舒，皆信之自然。





有些横划亦用圆笔，或圆起圆收如“之”、“黄”、“垂”等字，圆起重按作“蚕头”，圆收顿笔作“雁尾”；或圆起方收如“享”、“億”、“存”等字，圆起即行，渐行渐收，含蓄沉着。



（二）竖

竖划在隶书中的位置较轻，而其体势则自然灵动，并与其他笔划顾盼呼应。书写时虽不必刻意用力，但必须与其他笔划相和谐。该碑的竖划多方起方收。起笔侧锋直截，取逆势略向上引笔，稍驻锋，完成造形后迅即翻笔铺毫，逆势送笔，收笔则回锋蓄势，如“中”、“巾”、“生”字的中竖。“年”、“韦”、“束”等字的长竖应注意行笔的力度。“小”、“伯”、“少”等字的短竖则要注意行笔的节奏，务使节奏明快，精气内含。





有一些竖划作圆起方收，或收为斜头如“来”、“本”等字，或拢毫收笔如“才”、“师”等字。竖划的收笔也偶作圆收，如“行”、“析”等字的短竖，笔划虽短，却给人以笔短意长，意犹未尽的感觉。“稷”、“辅”、“僚”等字的长竖，用笔沉稳灵动，笔划直中见曲，与周围点划相辅相成，不同而和。





(三) 波

波是隶书上基本笔划。如果用“撇”来指称隶书中向左横掠或斜掠的笔划显然不够准确，为不引起误会，这里仍然叫作“波”。该碑的波划起笔类似竖划，行笔多取逆势，即以铺毫逆势送笔，回锋收笔。如“夫”字的波，起笔侧锋直截，转而疾下，笔锋稍作调整即向左下方送笔，待笔势将尽，即以力收之，使整个笔划沉着中透着明快，意态非常生动。长波的变化很多，但都极少放锋挑出。“震”字的波虽纵笔势，仍以擒敛收笔；“在”字的波圆起圆收，起伏不大，如写篆书。





“爲”字的波逆势送笔，渐行渐重，尽展其势，更显字势沉雄。此外，“分”字的短波方硬有力，如同楷法；“邵”字的短波宛若屈铁，颇具张力。折波似从篆法演化而来，用在“有”、“友”等特定的字中更显古雅。





(四) 磔

从上向右斜下的笔划在隶书中叫做“磔”，是隶书的基本笔划。多数的磔划后来演化为楷书中的“捺”，“捺”是对楷书笔划的称谓，用来指称隶书中的“磔”好像也不够确切。隶书的磔划很有特色，通常多作夸张并富有装饰性，而该碑的磔划却显得更质朴自然一些。如“吏”、“父”、“夫”的磔划，虽也顺锋引笔，但不乏沉稳凝重。磔划与横波的收笔常作“雁尾”，当横与磔重复出现的时候，往往只作一个“雁尾”。如“建”字，五个横划俯仰生动，末尾一个磔划作“雁尾”，了无重复之嫌。

